

人在吃食上,大抵总是候着一个时日,吃什么便弄出点说法,这吃就显得有内涵。

我有开胃之术,是打开青少年时期的阅读记忆。小学三年级时,一篇语文课文至今背得滚瓜烂熟:卖菜卖菜要买快来买/卖些什么菜?有黄瓜/黄瓜一头苦/买点马铃薯/昨天买的没吃完/今天买点西红柿/西红柿,人人爱/又做汤来又做菜/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。

这篇课文教会我们“买”和“卖”的词汇、读音上的区别,也传播了一些蔬菜名称,且褒扬番茄。朗朗上口,童声稚气,很符合那个年代上海弄堂乘风凉的清新风格。如今这些文字用来开胃。每年夏天,我都要反复吟诵,一边生啃番茄,嚼番茄冬瓜汤、番茄土豆蛋花汤,还有番茄炒蛋……

那些文字,还有电影,是一种特殊记忆。与胃口有关。电影《侦察兵》,王心刚扮演的解放军郭参谋化装侦察,在丰城小饭馆里与地下党接头——“来一斤炒饼,汤两碗。口重,请多放盐。”王心刚四方脸,浓眉大眼,导演李文化在那个年代以善用特写镜头著称,“炒饼”两字,从王心刚坚毅的唇角吐出来,字正腔圆,铭心刻骨。“还可以加酱油!”堂倌是自己人,兴奋之中,对上暗号。下面的故事暂且放下,就惦记着那一斤炒饼——那是怎样的一种吃食啊。我到现在不知道这炒饼研究竟为何物,按照电影故事发生地胶东,揣摩就是锅里烙着,再做翻炒之类的

面食。就惦记着,一边觉着饿。这种饥饿感,如今依然。我们这一代人,说起来是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,没有经历特别的大灾大难,只是在身体发育之时,会有点饥饿感。那些吊胃口的文字或画面,现在就在我胃口不好的时候时常重现,还是清晰生动,并饥肠辘辘——高尔基的《童年》,连环画里画着一个小男孩拿了母亲一块钱,跑到商店里,买了“一磅香肠和三磅白面包。”没弄懂“一磅”是多少,想来比“一斤炒饼”要多。还有香肠。现在写到此,得咽一下口水。

连环画《边防小哨兵》,1977年版,说的是边防哨所军民鱼水之情。更有许多少数民族吃食——贝贝什端出了“奶子疙瘩,抓羊肉,奶茶。”后来去新疆,到处搜寻

这些。就想吃。在连环画《铁道游击队》里,就记得“王强提了瓶酒和一荷包熟牛肉回来了。”于是开始留心“熟牛肉”,发现那“熟牛肉”,经常出现在书里。长篇小说《红岩》,叛徒甫志高不听许云峰的话,“来一斤炒饼,汤两碗。口重,请多放盐。”王心刚四方脸,浓眉大眼,导演李文化在那个年代以善用特写镜头著称,“炒饼”两字,从王心刚坚毅的唇角吐出来,字正腔圆,铭心刻骨。“还可以加酱油!”堂倌是自己人,兴奋之中,对上暗号。下面的故事暂且放下,就惦记着那一斤炒饼——那是怎样的一种吃食啊。我到现在不知道这炒饼研究竟为何物,按照电影故事发生地胶东,揣摩就是锅里烙着,再做翻炒之类的

那些文字,还有电影,是一种特殊记忆。与胃口有关。电影《侦察兵》,王心刚扮演的解放军郭参谋化装侦察,在丰城小饭馆里与地下党接头——“来一斤炒饼,汤两碗。口重,请多放盐。”王心刚四方脸,浓眉大眼,导演李文化在那个年代以善用特写镜头著称,“炒饼”两字,从王心刚坚毅的唇角吐出来,字正腔圆,铭心刻骨。“还可以加酱油!”堂倌是自己人,兴奋之中,对上暗号。下面的故事暂且放下,就惦记着那一斤炒饼——那是怎样的一种吃食啊。我到现在不知道这炒饼研究竟为何物,按照电影故事发生地胶东,揣摩就是锅里烙着,再做翻炒之类的

昨夜又是一场暴雨。窗子推开,濡闷潮湿的暖气流仿佛带着声响,轰然迎面扑来。申城苦夏,一日之中唯有此刻可以开窗通风,让空调稍微歇上一歇。天空仍灰蒙蒙的。气雾裹挟着水珠压向地面,斜前方的高架上永远车流滚滚。猫咪极不情愿地醒来,亦步亦趋跟在一旁。它已习惯了主人的生活节奏。

凌晨即起,万物尚在沉睡。四五点钟的城市,静默、安谧,如同一潭深水,又仿佛蛰伏在黑暗深处的巨型蜥蜴。

电脑打开,去煮咖啡,给自己弄一顿尽可能丰盛的早餐。昨夜腹痛打得不顺,故事编排总觉得不妥,有些焦躁。

耳畔忽然传来一句,“If you start me up, I will never stop…”滚石乐队主唱特有的浑厚中略带磁性的嗓音越窗而来,冥冥中仿佛在告诉我,“一旦开始,便不再结束……”

“写儿歌,助长寿,不妨每天来一首。反正不花大本钱,不论年龄七八九。心里想啥就写啥,只要念出能顺口。有了童心身体健,学习圣野‘小朋友’。”这是流传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“民间歌谣”群里的一首顺口溜。圣野,我国著名的儿童诗人也。他一生坚持写童诗、童谣,今年103岁了。诗友们喜欢将他的年龄“100”减去,戏称他为3岁诗娃娃,或3岁小朋友。

写童谣能够助长寿,不是空穴来风,更不是天方夜谭,而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。几年前,沪上著名儿童诗人潘与庆曾在新民晚报发表过《写童谣的老头们》,引起反响和关注。这支老头创作队伍,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一个共同召唤而走到一起来的,并且逐步发展壮大。那时,为了积极响应巴金、冰心等文学前辈提出“提倡新儿歌,抵制坏儿歌”的倡议,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一年一度的“生肖儿歌大赛”,组建了歌谣专委会,履行一月一次的沙龙交流活动。许多诗歌爱好者加入其中,以饱满的热情,积极投入到童谣创作中,在每年的评比中榜上有名。就这样写啊写,写了近四十年,当年的小青年写成了小老头,小老头写成了老老头。时间是无私的,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时间又是无情的,近些年来,它陆续带走了任溶溶、孙毅、张秋生、王森、章大鸿



色门,依旧迎着朔风回来。”那雪夜,风声,和那个年代的饥饿感,并不完全是生理上的引诱,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渴望,对文字与艺术的追索,那种阅读上的饥饿感,一并开胃,影响一生。

图,扎劲!”是颇为得意的口吻。想起那天他抬脚进电梯的瞬间,裤脚内侧撞色系条纹若隐若现,恰与条纹衬衫相呼应。整洁、干净,让人眼前一亮。不禁想到古希腊哲学中那句“独特隐藏于单纯之中。”同样的基础元素,

一切尽在色彩中

王 榕

用色彩增添时髦,整体铺陈、浅尝辄止,爷爷有时尚并非刻意。但若搭配出彩,亦非易事。有次傍晚归来,在小区里与爷爷相遇。他背个大包,头戴棒球帽,深蓝Polo衫露出一角粉色衣领,我再次被“惊艳”到了。

后来的一次又一次邂逅,爷爷衣着花色搭配无不让我弹眼。丝毫觉不出这个岁数的苍老迟滞,他身上散发出的精致,每每令我赞叹。想起某个初秋的午后。那天我赶着去见外地

(水飞)、程逸汝、李鸿庆等好多位矍矍一生、德高望重的老头们。他们离世的年龄都在85岁以上,其中,任溶溶100岁,孙毅99岁,章大鸿91岁,王森89岁。这些寿数已属罕见,自然与他们一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“蹲下来”,“童化”了

张呈富

仙人已过蓬莱阁,德范犹香启后人。如今,许多健在的老头们,仍然不忘初心和使命,续写着“生肖儿歌”的新话,乐此不疲地沉浸在“一日不动笔,浑身不自在;三天不写诗,好像欠下债”的快乐之中。年过九旬的沈中海,长期从事文化宫工作,退休后坚持每天写一篇童谣或博文,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或网站上,自我欣赏,自得其乐。黄亦波、常福生,原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,儿童诗的启蒙老师。当年,经常走访学校、社区,为孩子们进行创作辅导,如今虽然年事已高,仍然常在群里或网上对某些作品进行评论,发表观点,不断有新作品问世。工人出身的巫惟格、赵国华,凭着不懈的努力,成果斐然,曾经获得过全国儿歌大赛一等奖。如今他们已是奔九的年龄,仍然矢志如初,热情不减。著名农民诗人王海,数十年如一日,坚持民歌和童谣创作,已发表近万首作品,出版了多部集子。他创办的《诗芽》小报,快二十年了,培养了一代代小诗人。还有许多高龄老人亦如此。他们既是童谣的奉献者,也是延年益寿的受益者。

写童谣之所以能够助长寿,其实道理很简

公的罗汉豆来吃。小菜场里买来,煮一大锅,滗了水,撒了盐,连锅端,翻上几次,一边吃,一边念叨: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

来的朋友,身后有人喊我。回头一看,是爷爷,穿了件绿色主调的中式立领服,中国传统韵味,细腻不张扬,却难掩自信与活力。一切尽在色彩中。

那个瞬间我才恍然,原来沉闷的秋季,鲜艳色彩同样拨动着男人的心弦,无关年龄。想到型男朴海镇到上海做宣传,谈及穿衣经,朴帅哥谈心得,“款式要简洁,面料要有质量,色彩要丰富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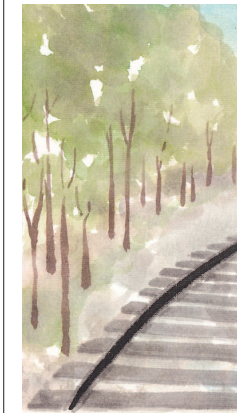
铿锵摇滚,耄耋之年的米克·贾格尔,如今仍活跃在舞台上,而20世纪60年代的演唱会上,正是他以一身丝质天鹅绒男装出现,很快引领潮流。摇滚乐曲调喧嚣热烈,细听会感受到隐忍着的平静与理智,夹杂某种神秘,我忽然来了灵感……

十日谈

花样爷爷 责编:郭影 王瑜明

单。首先是兴趣使然。写童谣无疑是一种高尚的兴趣爱好,当一个人有了兴趣爱好,就会觉得有事做,有追求。生活充实了,精神就不会觉得空虚无聊。古人说:“人无癖,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。”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里,全身心投入,就暂时摆脱了生活的琐碎,浑身散发着光芒,仿佛整个身心变得年轻起来。其次是童心使然。所谓童心,就是内化于心灵深处的不老心态。对于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来说,他们深深体会到,要写出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好作品,必须放下身段,保持“蹲下来”姿态,善于向孩子们学习,同他们一起做游戏、交朋友,将自己置身于充满天真快乐的儿童世界里。久而久之,一颗垂老的心就被慢慢地“童化”了,成了童化老年,或如作家王蒙说的“耄耋少年”。日常生活中,我们常见到一些心情开朗、性格活泼、童心未泯的“老小孩”“老顽童”,他们多是推迟心理老化的长寿者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长期坚持写童谣的老人们,更是这些长寿者中的佼佼者,你信吗?

投入,就暂时摆脱了生活的琐碎,浑身散发着光芒,仿佛整个身心变得年轻起来。其次是童心使然。所谓童心,就是内化于心灵深处的不老心态。对于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来说,他们深深体会到,要写出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好作品,必须放下身段,保持“蹲下来”姿态,善于向孩子们学习,同他们一起做游戏、交朋友,将自己置身于充满天真快乐的儿童世界里。久而久之,一颗垂老的心就被慢慢地“童化”了,成了童化老年,或如作家王蒙说的“耄耋少年”。日常生活中,我们常见到一些心情开朗、性格活泼、童心未泯的“老小孩”“老顽童”,他们多是推迟心理老化的长寿者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长期坚持写童谣的老人们,更是这些长寿者中的佼佼者,你信吗?



你见过牵牛花的俏模样吗?红的粉的紫的,靛蓝的浅蓝的,一张张笑脸簇拥着,在高高的篱笆架上或低矮的屋檐下,迎着风、迎着光,仿佛一群乡下娃子,那么开心那么忘情地笑着闹着……

刘琪瑞

古诗词里,牵牛花更美。宋代诗人陈宗远的《牵牛花》落上了红蜻蜓、绿蜻蜓,“披衣向晓还堪爱,忽见蜻蜓带露来。”让披衣早起的诗人看也看不够。南宋诗人陆游的《浣花女》里走来了梳着双髻丫的女儿女,“江头女儿双髻丫,常随阿母供桑麻。”“青裙竹笥何所嗟,插髻烨烨牵牛花。”女孩穿着青布裙,拎着竹篮子,髻边插着带露的牵牛花儿,多么光彩照人啊!日本江戸时代俳句诗人加贺千代写得真美:“早上汲水去,朝颜绕并绳。”让披衣不忍摸,邻家借水去。”这种怜惜之爱、禅意之美,读得令人柔软的心不由得一颤。

医书里把牵牛花称为“牵牛儿”“牵牛子”,它们爬得高,真像骑在牛背上的野小子。到了深秋,牵牛花结子,花色较深的结黑子,花色较浅者结白子,是中药材,具有泻水通便、消痰涤饮、杀虫攻积等功效。

牵牛花色彩斑斓,应该可以染布染衣吧。“仙衣染得天边碧,乞与人间向晓看。”北宋词人秦观认为,天上仙女的衣裳是牵牛花染成的。日本明治时代俳人正冈子规说:“牵牛色艳,染得晨雨亦紫妍。”童谣诗人金子美铃云:“靛蓝染料新鲜的味道,闻着浴衣袖子,我好高兴啊!”读着这些诗句,真想采下几朵,染云染雨染布衣,也染五彩心情,牵牛花美得让人心生欢喜。

多维秋天,多彩新学期

王丽娜

秋天的日子,经历夏天漫长的等待,是学生们兴奋地回到校园的时候。对于他们来说,秋是重逢之际,是新的开始。这个秋天是圆形的。大树的树冠由无数个椭圆叠加而成,孕育着生命和风情。每一片树叶都书写着学生们对未来的期望。他们将深远的努力烙印在树叶上,不曾辜负的是拼搏的每一滴汗水。

这个秋天是线性的。由北向南迁徙的大雁,在蔚蓝的天宇飞成一排,老翅几回寒暑,就中更有痴儿女,渴望的还是那份真情。也许雁在飞时,无关风月,一排排的直线,是向上向善的标志。新的学期,你争做好少年,老师仿佛是那头头雁,带领着走进知识的殿堂。

田地间的稻谷熟了,地埂和田块一些简单的几何元素构建成新的点、线、面,彼此的勾稽关系、蕴含着简单的逻辑关系,你走进其间,就是走进古老的九章算术。收割一块田地,就是收获一片新的秋天。丰收的喜悦,是学生们在课堂上不能完全领略的欢乐。播种和收获,是生命中的轮回,预习的课本,复习的卷子,认真学习的课文,所有的三更灯火五更鸡,同样是为了收获。等待着黄澄澄的稻谷、红彤彤的辣椒,等待着桂影斑驳、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。在这个秋天,折桂是梦想,飘落的第一片叶子就是发令枪。枪响之后,你我同时起跑,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谁不是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?

语丝

李 静

生命的饱满丰盈,是各种体验的叠加。有阳光有风雨,每一次的困难也是挑战,同样沁润花朵,让花儿摇曳生姿。



你见过牵牛花的俏模样吗?红的粉的紫的,靛蓝的浅蓝的,一张张笑脸簇拥着,在高高的篱笆架上或低矮的屋檐下,迎着风、迎着光,仿佛一群乡下娃子,那么开心那么忘情地笑着闹着……

牵牛花是乡间寻常的野花,不择水土,耐干旱、耐瘠薄,五颜六色的花朵从初夏一直开到深秋。牵牛花有好多名儿,因有着管状花托、伞状花冠,像一只只滴

爬进秋天的牵牛花

刘琪瑞

古诗词里,牵牛花更美。宋代诗人陈宗远的《牵牛花》落上了红蜻蜓、绿蜻蜓,“披衣向晓还堪爱,忽见蜻蜓带露来。”让披衣早起的诗人看也看不够。南宋诗人陆游的《浣花女》里走来了梳着双髻丫的女儿女,“江头女儿双髻丫,常随阿母供桑麻。”“青裙竹笥何所嗟,插髻烨烨牵牛花。”女孩穿着青布裙,拎着竹篮子,髻边插着带露的牵牛花儿,多么光彩照人啊!日本江戸时代俳句诗人加贺千代写得真美:“早上汲水去,朝颜绕并绳。”让披衣不忍摸,邻家借水去。”这种怜惜之爱、禅意之美,读得令人柔软的心不由得一颤。

医书里把牵牛花称为“牵牛儿”“牵牛子”,它们爬得高,真像骑在牛背上的野小子。到了深秋,牵牛花结子,花色较深的结黑子,花色较浅者结白子,是中药材,具有泻水通便、消痰涤饮、杀虫攻积等功效。

牵牛花色彩斑斓,应该可以染布染衣吧。“仙衣染得天边碧,乞与人间向晓看。”北宋词人秦观认为,天上仙女的衣裳是牵牛花染成的。日本明治时代俳人正冈子规说:“牵牛色艳,染得晨雨亦紫妍。”童谣诗人金子美铃云:“靛蓝染料新鲜的味道,闻着浴衣袖子,我好高兴啊!”读着这些诗句,真想采下几朵,染云染雨染布衣,也染五彩心情,牵牛花美得让人心生欢喜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昨夜又是一场暴雨。窗子推开,濡闷潮湿的暖气流仿佛带着声响,轰然迎面扑来。申城苦夏,一日之中唯有此刻可以开窗通风,让空调稍微歇上一歇。天空仍灰蒙蒙的。气雾裹挟着水珠压向地面,斜前方的高架上永远车流滚滚。猫咪极不情愿地醒来,亦步亦趋跟在一旁。它已习惯了主人的生活节奏。

凌晨即起,万物尚在沉睡。四五点钟的城市,静默、安谧,如同一潭深水,又仿佛蛰伏在黑暗深处的巨型蜥蜴。

电脑打开,去煮咖啡,给自己弄一顿尽可能丰盛的早餐。昨夜腹痛打得不顺,故事编排总觉得不妥,有些焦躁。

耳畔忽然传来一句,“If you start me up, I will never stop…”滚石乐队主唱特有的浑厚中略带磁性的嗓音越窗而来,冥冥中仿佛在告诉我,“一旦开始,便不再结束……”

废弃的铁路,也能通向未来

(插画) 董培培